

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对新年不一样的解读，  
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属的新年回忆

# 我与“年”的故事

记者 李心如 整理

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对新年不一样的解读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属的新年回忆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小时候过年是很值得期待的事情，吃好的，穿新的，还可以拿压岁钱，放鞭炮……回想起儿时的过年，真的倍感幸福。如今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不愁玩，可每当过年，我们有的不仅只是快乐，快乐背后附着更多的纠结和负担，不知道是我们长大了心变老了，还是年味越来越淡了。本报官方微博-瑞安日报-报料王和官方微信公众平台“瑞安日报报料王”发起征集“我与‘年’的故事”后，众多网友竞相“投稿”，讲述自己最难忘的过年故事。



## 那时，年味十足

**微信@阿呆**：记忆里，小时候的年味儿十足，家家户户大门前挂满了大红灯笼，每个房间都点亮了灯，意为点灯至天明来年祈福平安。大街上时不时有小孩调皮地把小鞭炮往路人的脚边扔，然后一溜烟跑得飞快，偷躲在墙后看路人反应，路人往往也是笑着责骂几句离开。当然，我们放鞭炮时也会遇到许多小意外，不是扔鞭炮反应慢了炸到手，就是身上的新衣服被烫了个大洞，但这些丝毫没有阻挡我们这些小孩子爱玩的天性。

**微信@自由风**：过年的记忆是回外婆家吃摆酒，酒席最后压轴戏就是桔子罐头，外婆一声吆喝：“罐头来啦！”呼啦一下，本来离席的小孩一蜂窝就围了上来，然后每个小孩手持调羹持准备战斗状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外婆手里的水果刀。外婆把罐头的铁皮盖子切开十字状，倒出桔子。这时，齐刷刷伸出很多调羹，桔子在倒入盘子的过程中往往半道就被劫走，下手迟的就只能喝桔子汤。而今，那些小屁孩的孩子也都工作了，但外婆家那桔子罐头的美味依然停留在那个时空，那个有着十足“年味”的时空。

**微博@60后**：小时候的生活用现在的标准衡量肯定够不上温饱，那时候，我们小孩子非常盼望过年，因为那时什么东西都是限量供应，粮票、布票及肉票等，所以只有过年时父母才会给我们添一件新外套、一双解放军球鞋。不过，那时候过年才是“年味”十足，家里家外，大街小巷，走到哪儿都能闻到年的味道。那时候心里总在想：要是天天过年该多好！

**微信@梁 I the only ONE**：小时候特盼望过年，穿新衣服、喝分岁酒、拿压岁钱，“年味”特浓。外婆子女多，孙辈有10个，喝分岁酒就小孩单独一桌，每到最后罐头上桌，小伙伴早早就准备好碗筷开抢，抢到的就向抢到少的炫耀，没抢到的

就哭鼻子。最开心的是外婆说让小伙伴都坐好了，分压岁钱，其他小伙伴分到的压岁钱只有一元，而我和小姨妈家的孩子因为是独生子女就有两元，真佩服外公外婆考虑周到。

**微博@山南壮妈**：除夕夜一家人围坐一桌，开心地吃着妈妈做的年夜饭，吃完年夜饭后，我就跑出去和街坊邻里的孩子们一起拿出烟花爆竹在家门口燃放。等烟花放完了，人也玩累了，洗刷上床时，总会看到妈妈早早就准备好的一套新衣服，整整齐齐地放在我枕头边，就等正月初一觉醒来后换上新装。好想念那时浓浓的“年味”。

**微信@郭靖**：我是莘塍人，莘塍有座古老的莘塍桥，贯通塘河两岸，是重要的交通要塞。小时候每到过年，两岸的人们来往置办年货都从这座桥上经过，桥上有时堵得象旧时上海外滩。有些性急胆大的年轻人受不了拥挤，另辟蹊径在桥栏杆上走，也有人叫摆渡船，河两岸就几米宽，摆一次收五毛钱。那时过年好热闹，“年味”好浓郁。

**微信@新居民李世星**：我今年68岁，老家在河南周口市。小时候每到大年三十，我就在早上四五时起个大早，出门约上小伙伴组成“哑炮突击队”，一听到谁家鞭炮响，就跑到谁家去，等炮声一停，就冲上去弯腰争捡哑炮。我们将捡来的哑炮剥开，再点燃，只听“呼”地一声，蓝色火苗窜得好高，五颜六色，好看极了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点燃的哑炮没响，于是我拿在手上准备重新点燃，突然“嘭”的一声，哑炮又响了，我的手被炸得乌黑，疼得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流。那次之后，我明白了玩哑炮的危险性，也时常教育子女不要捡哑炮，但60多年过去了，那种看到鞭炮就想起从前那热闹的感觉仍然历历在目，那是贫穷年代的“穷开心”，也是最质朴的十足“年味”。



## 那年，与幸福有关

**微信@白飞燕**：2011年的新年，是我过得最幸福的新年。农历十二月十八我躺在医院产房里满怀期待一个新生命的到来，农历十二月十九宝宝如期而至，幸福感倍增，喜极而泣的同时感恩上天赐给我一个让我想去疼爱一辈子的小男人。这天，是我这辈子最幸福最美好的回忆。

**微信@HELLO 颖^**：那年的除夕晚上，各自在外打拼的小伙伴相约聚在一起，结伴漫步街头，聊着一年之中各自发生的事件。到了22时，大家又去一小伙伴家喝酒至深夜24时，当零点的钟声敲响时，我们一起跑到街上点燃鞭炮，庆祝新年到来。或许只有在春节这几天才能最大限度地把小伙伴们凑齐，一起喝个酒，一起聊天，一起回忆，这样的幸福是多么让人向往。

**微信@陈谦**：“年”在我的记忆中最熟悉的就是和爸爸贴对联，每年过年我都会和爸爸去认真挑选对联，然后爸爸拿出斜梯站在上面，我拿着对联递给爸爸，那种感觉特幸福。妈妈总是开玩笑说：“女儿啊，以后要是你嫁人了，谁陪你爸爸贴对联呀？”爸，我想我以后每年还会回家陪你贴对联的。

**微信@丽娜哈德**：小时候我最期待就是那种带着浓浓奶味的阿咪糖，爸爸会在除夕给我们姐弟俩一人一包，我舍不吃，就藏在衣柜里，想办法骗弟弟的糖吃，或者缠着爸爸跟我和弟弟三人玩“两章鹅”，输的人要分糖果。如果爸爸输了，爸爸就要给糖，如果爸爸赢了，我和弟弟就要赖不给，妈妈就在一旁笑眯眯看着我们“赌”。那种阿咪糖的奶香现在还记忆犹新，想想都幸福。

**微博@千易 forest**：我对年，更多的是期盼。挂灯笼、放

鞭炮、收红包……似乎都与过年分不开。小时候盼望过年收红包，和家人团聚；而今工作了，更多的是期望给自己一份总结，卸下一身负担，开心过年。似乎过年能给人有理由“偷懒”，做你平时想做却因为工作繁忙，生活忙碌而不能做的事情。过年好幸福，准备准备，过年啦！

**微信@犹豫 SIX GOD**：忘了是哪年，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初中生，除夕那天瑞安突然就下起了很大的雪。对于从没有见过雪的我而言，见到满屋檐、满地的大雪，感觉真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也许每个小孩都有一段对白雪的幻想。那天，我和同学在大街上堆雪人、打雪仗，在白雪皑皑的世界里狂奔，那时的幸福犹如拥有了一个白雪王国。

**微信@云淡风轻**：记忆中，年味还是儿时的最浓。过年也是我孩提时最快乐、最值得期待的时光。欢乐，自不必说，一大群小孩拿着大人给的压岁钱，疯跑着去小店买鞭炮、买果糖，好不痛快。记得我总是捂着耳朵跟在哥哥一帮大孩子后面看他们放鞭炮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伴随着孩子们欢快的笑声，回荡在空中，那时感觉过年真幸福。

**微信@苏苏筱**：喜欢过年，是因为在外忙碌一年的亲人们都会在春节回家团聚。一大家人在一起，吃年夜饭，燃放烟花，谈笑风声，这是全世界最美丽、最幸福的事情。

**微博@瑞安新居民**：我在瑞安已经8年了，在这里我结婚生子。8年里，我几乎每年都会回安徽老家过年，陪爷爷奶奶姑姑叔叔们。每年大年初一全村人们都会聚在一起放烟花，拜祭祖先和土地庙，那个时候感觉自己特别放松特别高兴。

